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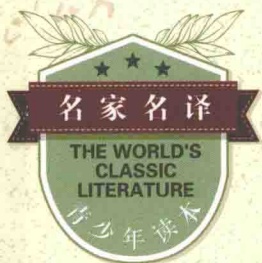
悲惨世界(下)

Les Misérables

【法】雨果 著

张慧 刘森 译

无法掩卷的传世佳作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悲惨世界 (下)



【法】雨果 著
张慧 刘淼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惨世界 / (法) 雨果 (Hugo, V.) 著 ; 张慧, 刘淼译.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81126-546-0

I. ①悲… II. ①雨… ②张…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1927号

悲惨世界

作 者: 雨果【法】

译 者: 张 慧 刘 淼

责任编辑: 葛静萍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区出版大楼 550025

电 话: (0851) 5981027

策划推广: 长沙弘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31) 84472222

印 刷: 长沙福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731) 82340390

版 次: 2013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437千

定 价: 4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下部

- 穷苦中的一朵玫瑰 / 283
- 偷窥孔 / 287
- 穷窟 / 289
- 战略和战术 / 294
- 陋室中的一线光明 / 299
- 容德雷特快要哭了 / 302
- 公营马车每小时两个法郎 / 307
- 穷苦请为痛苦效劳 / 310
- 白先生的五个法郎的用途 / 313
- 独在远方，不想念诵“我们的天父” / 318
- 容德雷特采购用品 / 322
- 马吕斯的五个法郎的用途 / 324
- 马吕斯的两张椅子对面摆着 / 329
- 提防暗处 / 330
- 陷害 / 334
- 捉贼还应先捉受害人 / 355
- 马吕斯的忧愁 / 359
- 马吕斯的奇遇 / 362
- 秘密房子 / 366
- 冉阿让参加了国民自卫军 / 369
- 换了铁栏门 / 371
- 玫瑰发现自己是武器 / 375

- 战争开始 / 380
- 你愁我更愁 / 383
- 外伤内愈 / 389
- 珂赛特受到惊吓 / 392
- 杜桑说得更生动 / 395
- 珂赛特看信以后 / 398
- 老人好在走得及时 / 400
- 风的恶作剧 / 403
- 小伽弗洛什救了亲兄弟 / 405
- 越狱的惊险 / 417
- 美满幸福让人醉 / 427
- 阴谋 / 430
- 马吕斯现实到把他的住址告诉了珂赛特 / 437
- 年老的心和年轻的心开诚相见 / 443
- 冉阿让 / 453
- 马吕斯 / 455
- 伽弗洛什参加战斗 / 458
- 伽弗洛什发现密探 / 460
- 参战 / 464
- 边缘的极限 / 466
- 旗 / 470
- 马白夫公公 / 473
- 火药桶 / 476
- 求生的挣扎继以垂死的挣扎 / 479
- 伽弗洛什很能计算路程 / 485
- 吸墨纸，泄密纸 / 488
- 野孩子送错信 / 493

- 施救 / 498
- 曙光 / 500
- 伽弗洛什外出 / 502
- 最后一战 / 506
- 冉阿让报复 / 509
- 俘虏 / 512
- 说明 / 515
- 地陷 / 517
- 撕下的一角衣襟 / 520
- 不要命的孩子回来了 / 524
- 外祖父 / 527
- 沙威出了轨 / 529
- 马吕斯准备的家庭斗争 / 532
- 两个无法寻找的人 / 538
- 1833年2月16 / 542
- 冉阿让的手臂仍用绷带吊着 / 544
- 向马吕斯坦白身世 / 548
- 楼下房间 / 559
- 又后退了几步 / 564
- 他们回忆起卜吕梅街的花园 / 566
- 吸力和熄灭 / 571
- 同情不幸者，宽宥幸福人 / 573
- 油干了的灯回光返照 / 575
- 他能抬起割风的马车，但现在连一支钢笔也嫌重 / 577
- 墨水倒反而使人变得清白了 / 580
- 黑夜后面有天明 / 599
- 荒草隐蔽，雨露冲洗 / 610

穷苦中的一朵玫瑰

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了，冬季又到了。马吕斯在卢森堡公园里再也没有见过白先生和那姑娘了，他觉得难过极了，他现在唯一的心愿是再见到那张吸引了他整个灵魂的人儿。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找着，却一直没有找到。现在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满怀理想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小伙子了，而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可怜人。工作让他厌烦，散步让他劳累，孤独让他焦虑；曾经他觉得生活是五彩缤纷的，而现在那些曾经吸引着他的所有东西仿佛都成为了虚无，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他总是在回忆，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他只能更加觉得生活了无生趣。他总是不断地问自己：“这样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他不停地责怪自己的追踪使得心爱的人儿就这样远去，当时只要看着她自己就应该满足了，而且她还会时不时地看自己一眼，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如今，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内心的痛苦中，不管他怎么寻觅都找不到心上人，他成为了一个被爱情搞得晕头转向的傻瓜。

有一天，马吕斯正在房间中胡思乱想，突然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就是住在他隔壁的一位少女。

她站在半开着的门前，脸色苍白，身体羸弱，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冻得微微发抖。一根绳子当做腰带，另一根绳子则为发带，尖突的双肩从衬衫里顶出来，皮肤白里泛黄，满是尘垢。而她的双手更是冻得通红，嘴唇半开着，嘴角往下垂，里面还缺着几颗牙，眼神呆滞。总之，她身体还未发育完全，眼神却像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叫人见了自然地生出同情。

马吕斯怜悯地看着那位姑娘，心里很不是滋味。让他更为忧心的是，这姑娘看起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长得丑陋，看她的样子，原本还是生得很标致的。因为，从她那张脸上还是模糊地看出了青春的风采。

而且这张脸给马吕斯的感觉很熟悉，他觉得这和自己记忆中的那张让自己魂牵梦萦的脸极为相似。于是他的同情心便更加泛滥了，连忙开口问：

“您有什么事情，姑娘？”

姑娘以一种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马吕斯先生，这是给您的一封信。”

她称他马吕斯，显然是认识自己的，但她究竟是如何得知自己的名字的呢？

还没有等到马吕斯邀请，她就自己走了进来。她的脚上并没有穿鞋子，裙子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露出她的腿和膝盖。

马吕斯觉得很奇怪，便接过信，直接打开：

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

我知道您是个善良的人，我十分感激您以前为我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我请求上帝保佑您，青年人。我的大女儿将告诉您“我们一家四口已经饿了两天了，甚至连一块面包都没有，而我的妻子还生着病。”而我知道，要是您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为我们再次提供帮助的。

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容德雷特

又及：我女儿等待您的吩咐，亲爱的马吕斯先生。

马吕斯看了这封信之后，明白了一切。他早就听别人说过容德雷特家的条件艰苦，可他就是这样依靠投机取巧来维持生活的。他专门搜集一些好心人的地址，给那些他认为有钱并且肯施以援手的人写信，让他的女儿不顾危险去送信。马吕斯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做父亲的竟可以如此狠心地利用自己的女儿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心。但他也确实同情这位处境悲惨的姑娘。

那姑娘并不羞涩，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她说：“有时我晚上还被派出去。所以，那时我就干脆待在外面不回家。来到这儿之前，我们就住在桥拱下面。冬天的时候，大家就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我的妹妹被冻得大哭不止。您知道吗，我半夜里走在大路上，看见那些树以及那些漆黑的房子，总觉得很恐怖，还有那些不时传到耳边的声音，我总觉得有人在拿石子扔我，我只能在路上不断地奔跑。”

她一边说着，一边在马吕斯的房间里到处搜索。

马吕斯并没有制止她的这些无礼的行为，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还是十分怜悯这个极度落魄的姑娘。

那姑娘走到了桌子前面，看到了放在上面的书，于是她黯淡的眼睛中突然闪现了光芒。她高兴地说：“我也是认识字的。”

她的声调透露着一股高兴劲儿，让人很难忘却。她随手翻开一本书，相当流利地念了一小段，之后，又将书放下，拿起了纸和笔，嚷道：“啊，我也会写字的，现在就写几个让你看看。”

她蘸了墨水，写完之后，转身对着马吕斯说：

“您想看看我写的字吗？”

没等马吕斯回答，她就直接把那张纸放在了他的眼前，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警察来了。”

接着，她又开始唱起一段歌来：

我饿呀，爸爸

没有饭吃

我冷呀，妈妈

没有衣穿

颤抖吧

小洛洛

大哭吧

小雅克

马吕斯皱着眉头，忽而想起这姑娘来这儿的真正目的，他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好不容易凑集了五法郎十六苏。这是他当时的

全部财富。“留下够我今天吃晚饭的就行了。”他心里想，于是，他留下了十六苏，把剩下的五法郎全给了那姑娘。

那个姑娘一把抓住钱。兴奋地说道：

“好呀，五法郎！真是太好了！您是个好人。这样也够我们打两天的牙祭了！可以喝两天酒！吃两天肉了！炖牛羊鸡鸭大锅肉！大吃大喝！还有好汤！”

她向马吕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接着又作了个亲昵的手势，转身朝房门走去，还一面说道：

“再见，先生。我得去找我家老头子了。”

随后她轻快地走了出去。

偷窥孔

五年来，马吕斯一直生活在穷困、艰苦、甚至痛苦中，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悲惨生活。真正的悲惨生活，也就是他刚才见到的。那便是他的邻居一家。悲惨生活不应该只看一个男人的，而应当看看妇女的悲惨生活，更应该看看孩子的悲惨生活。

当一个男子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周围的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也会跟着遭殃。工作、面包、妒火、勇气、毅力，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与外面的太阳光同时熄灭的还有自己内心的精神之光，在

这样黑暗的生活中，男子就会逼迫那些处境软弱的妇女和孩子去干污贱的勾当。

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包围绝望的隔板十分脆薄，这些隔板，每一片又都紧靠着邪恶和罪行。

而这姑娘在马吕斯看来就是遭受这样残害的弱者，她的处境便显示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丑恶面。

马吕斯几乎责怪自己，不该整日胡思乱想，沉浸在儿女痴情上，因此忽视了自己的邻居，直到如今，还不曾去看过一眼。为他们支付房租，只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种机械动作，而他马吕斯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他和那几个穷苦人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在他身边喘息哭泣、呻吟，而他对这一切竟充耳不闻！每天，隔着墙看着他们贫困的生活却熟视无睹！他的思想一直处在幻境中，处在那已经消失的美梦中，痴心妄想着那缥缈的爱情。可是，在耶稣基督面前，和他是弟兄，在人民面前，和他是同胞的人，正在他的身旁做绝望的殊死挣扎！甚至就要死去了。而他也是造成他们的苦难的因素之一。因为，要是住在他们旁边的是另一个邻居，一个少一些对爱情的幻想，而多一些对他人的关心的邻居，一个乐善好施的普通人；那么，他们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或许他们早已得到救济，脱离困境了！

马吕斯和所有心地真正诚实的人一样，遇到事情总是会自我反省。这次也是如此，他一边在教训自己，一边望着把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隔开的墙壁，就好像他那双慈悲怜悯的眼睛能穿过隔墙去温暖那些穷苦人似的。那墙很薄，是一层抹了石灰的窄木条。对面说话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唯有像马吕斯那样整

日幻想着的人才会不知所觉。间壁墙上两边都没有糊纸，粗糙的结构就这样直白地显露出来。马吕斯下意识地仔细查看着这隔层，希望自己能和思想一样进行研究，观察，审视。他突然站了起来，因为他看见了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三角形的洞眼。原先堵塞的石灰已经剥落，人站在柜子上，就能透过这窟窿看到容德雷特的破屋里。仁慈的心也是好奇的，并且应当好奇。这个洞眼就是一个天然的窥视洞。为了救助别人而偷看是被允许的。马吕斯想：“不如就去看看这人家，了解他们的情况究竟已经恶劣到了怎样的地步。”

他踏上柜子，把眼睛凑近那洞眼，往里瞅。

穷窟

出现在马吕斯面前的就是个穷窟。

马吕斯也很穷，他也家徒四壁，但是，他穷得有志气，因而他的陋室也空得干净。他现在所看到的那间陋室却是恶俗不堪、臭气熏天、黑暗污秽的。一把麦秆椅、一张破桌子、几个旧瓶旧罐以及两张破得无法形容的破床，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仅有的光线就是从一扇有四块方玻璃的天窗上照射进来的，上面还布满了蜘蛛网。而天窗透过光线把人的脸照成了鬼脸。几堵墙上到处是石灰脱落形成的疤痕，这就如同一张被什么恶疾破了相的脸，上面潮湿并渗出黄脓水，还有一些被木炭画出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虽然有些残破，但还铺了一层砖，而这间砖和地板都没有；人就直接走在陈旧的石灰地面上，眼下看起来已经被踩得乌黑；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落满尘土，让人一看就知道从来没有人清扫过。屋子中到处丢弃着破布鞋、烂拖鞋、臭布筋。屋子角落中的那个壁炉，使得每一年的租金要多交四十法郎；壁炉上应有尽有：火锅、闷罐、砍好了的木柴、钉子上挂的破布片、鸟笼、灰烬，居然也有点火。两根焦柴在炉膛中凄凄惨惨地冒着烟。

由于这间屋子面积太大，有一些凸角和凹角，一些黑洞和斜顶，一些海湾和地岬，使这破屋显得更加丑恶。因而形成了许多难以看清的骇人的昏晃地，或许里面还栖息着许多拳头大小的蜘蛛和脚掌那么宽的土鳖，甚至也许还潜藏着骇人的妖怪。

那两张破床，分别靠近房门和窗口。相同的是两张床都有一头挨着壁炉，并且正对着马吕斯。

邻近马吕斯窥视的那个洞眼的一个墙角上，嵌着一幅彩色版画，下方还标注着“梦境”两个大字。画上出现的是一名妇人和一个孩子在熟睡，孩子枕在妇人的膝上，云中有一只衔着一个花环的老鹰，而那睡着的妇人在梦中还下意识地用手把那花环从孩子的头上挡开；远处，拿破仑笼罩在光环中，背靠在一根深蓝色的圆柱上，柱子上面写着一些拿破仑曾经打过胜仗的地名：

马伦哥

奥斯特里茨

耶拿

瓦格拉姆

艾劳

而那画框下方，有块长方形的木牌斜挂在墙上。那看起来像是一幅反放的油画，也可能是一块涂坏了的画布框，还有可能是一面从什么墙上摘下来的穿衣镜，随时准备备用。

马吕斯又把目光转到了桌子上，那儿放着鹅翎笔、墨水和纸张，旁边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那男子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眼睛狠毒，神态猥琐、凶恶而心神不定，是个面目凶残的恶棍。

那人长了一脸灰白的长络腮胡子，上身穿一件女衬衫，毛茸茸的胸脯和灰毛直竖的光臂膀露在外面。下身穿着一条满是污垢的长裤，脚上则穿着一双开着口的靴子，脚指全都露在外面。

他正在吸烟，嘴里衔着一个烟斗。让马吕斯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一贫如洗的家里连面包都没有了，却还有烟。

此时，他正在纸上奋笔疾书，也许正是在写给马吕斯相类似人的信。

只见桌子一角上放着不成套的一本旧书，淡红色的封面，看起来像是一本小说，就是从前旧式租书铺的那种十二开版本。封面上用大字标着书名：

《上帝，国王，荣誉和贵妇人》

杜克雷·杜米尼尔著。

1814年。

那男子边写边大声抱怨，马吕斯听到他说的是：

“我说，人是不会平等的，即使是死了也一样！不信，你就去看看那拉雪兹神甫公墓吧！埋葬那些有钱的大爷们的地方，路边

有槐树，就连路面上都铺满了石块。于是他们可以坐在马车里直接过去。小人物，穷苦人们，那些可怜虫！全都在下头，那儿烂污泥浆没过膝盖，埋在泥坑里，水坑里，可以快点腐烂！谁要是想去扫墓，便一定会被陷到土里去。”

说到这里，他住了口，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

“呵！这个让人讨厌的世界，我恨不得一口吞掉！”

一个大约四十岁的胖妇人蹲在壁炉旁边，当然她也可能是一百岁了，她半坐在自己的赤脚跟上面。

她上身穿着一件衬衫，下身穿着一条针织的裙子，并且上面还补了好几块旧呢布。腰间还围了一条粗布围裙，将裙子遮去了一半。这妇人蜷缩成了一团，却仍看得出她人高马大。和她丈夫一比较，那就是一个巨人。她的头发黄不黄，红不红，已经半白了，实在是难看极了。她还不时地伸出那只扁平指甲的大油手去拢拢她的头发。

在她身边也有一本书摊在地上，和之前那一本大小相同，可能就是同一部小说的另一册。

在一张破床上，马吕斯看见一个脸色发白的瘦长小姑娘坐在上面，她几乎赤裸着身体，双脚垂下去，似乎处于一种不听、不看、不活的状态中。

看起来，这就是刚才来他屋里那个姑娘的妹妹。

乍看上去，她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但仔细去看，就能知道她准有十五岁了。她属于那种曾长期滞留在发育期的病态小孩，然后又陡然猛长。而她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可悲的人类植物，完全是由

于穷困。她没有童年和少年。十五岁时看起来只有十二岁，十六岁又像有了二十岁。今天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明天或许就成了妇人。就像是她们在超越年龄，好早早结束这凄惨的生命似的。

而此刻，那姑娘还只是个孩子模样。

此外，这个家庭没有一点劳动的迹象，整个家中没有织机，没有纺车，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只有角落里堆着几件看不清本来面目的废铁。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绝望景象。

马吕斯就这样挨个儿地观察了很久，他觉得这室内的阴气比坟墓里的还要恐怖，因为这里让人感觉有人的灵魂在游移，生命在悸动。

陋室、地窖、深坑，这是穷苦人在社会建筑最底层匍匐着的地方，但这还不是坟墓，而是坟墓之前的住所。但是，正如富人把他们最美轮美奂的东西陈列在他们的候见厅那样，死亡似乎也把它最破烂不堪的东西放在这前厅里。

那男子不再说话，妇人也不做声，而那姑娘似乎都不用喘气。只听见那支笔在纸上刷刷地游走。

接着，那男子边写边骂：

“混蛋！混蛋！一切都是混蛋！”

这句话让那妇人忍不住叹息道：

“亲爱的，消消气，平静下来吧，别把自己的身体气坏了，宝贝儿。你写信给这些家伙，你已经够好的了，老头子。”

那汉子还在埋头继续写他的求助信。